

多次去过浙江。印象中，越地几无高山峻岭。目之所及，都是那么温文尔雅，谦卑自守，由葱茏茂盛的绿树半遮半掩着，由阴柔秀丽的碧水回环缠绕着。倘若入画，我以为，最宜是青绿长卷。

永嘉的楠溪江颇具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神韵。悠悠三百里楠溪江，青山逶迤，八百处景点沿江分布，最以田园山水风光见长，盛名独步江南。坐竹排在楠溪江漂浮，水面辽阔，水流飘逸，两岸江枫渔火时明时灭，树丛中的村庄时隐时现，晚归的渔人撑着蚱蜢舟悠悠荡荡。楠溪江渔家把诗情画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是诗？是梦？莫可名状。

绵延几百里的雁荡山，群峰堆叠。无数山峰立于深谷，被老林掩蔽。岩、石、洞、瀑、潭、泉、溪、涧、湖、峡，更是难以计数。不入谷中，便无以睹其秀色，以至瞒过了当年踏遍青山的山水诗人谢灵运。最为迷人的当属瀑布，“雁荡经行云漠漠，龙湫宴坐雨蒙蒙”。(唐·贯休)唐朝的诗僧于细雨蒙蒙中闲居宴饮，静坐观瀑，何其惬意。

静谧的文成，海拔六百米的高处，是一片广阔丰腴的神奇平原，田亩千年不旱万年不涝。百丈漈峡谷，巨石盈川，古枫蔽天，“天下第一瀑”从二百多米的绝壁飞流直下。直插青云的峭崖，有如背负长剑的侠客，落寞在天涯，兀立成一种悲壮。

泛舟楠溪江、徜徉雁荡山、越温岭、过桐溪、到蒲城，青绿

青绿山水中的苍南

□陈世旭



山水长卷的最南端，是北接文成的苍南。

苍南县，浙江“南大门”。东南临东海，西南连福建。汉民分属闽海、江浙民系，方言则有闽南、蛮话、吴语瓯江片。浙江唯此地可种荔枝、香蕉，有我国纬度最高的荔枝林。海域3.72万平方公里，为浙江的海洋大县，有着丰富的海洋与渔业资源。

望州山，在沿海平原突兀而起；荪湖山，地势险要，最高处的大尖山，龙湫云气蒸腾，生发风雨雷霆；鹤顶山，是苍南的最高峰，山势如鹤顶，蔚为壮观的风电柱群，庄重地旋转现代工业的巨臂，磅礴云霄。远眺茫茫，海阔天空。

澳后村落，因多雾而称“雾城”。澳口东有凤山、西有龙山，曰“龙凤呈祥”。蒲壮所，城围数公里，东南西三向，城楼屹立，北面城墙依山而筑，明代抗倭城堡至今完整。寻千户，忆旗军，上辖台，不见烽火，空有风弯堠。海浪拍击城垣，旌旗几度飞扬。月牙形的雾城岙沙滩，时常白雾缭绕，消弭了剑影刀光。

碗窑建于明洪武年间。古民居、古陶窑、古水碓、古作坊、古庙、古戏台俱全，是天然的历史制瓷博物馆。数百间清代古建筑依山而筑，还有吊脚楼，摇荡畲乡风韵。

最是渔寮，给青绿长卷点染了最精彩的蔚蓝。

海阔，浪缓，水碧，沙净，是中国东南沿海大陆架上最大、最平的黄金海滩。

渔寮内的王孙村号称“东方夏威夷”。渔寮岙、草屿山、皇帝礁、七姐妹礁、三折瀑布，集山光水色之大成。

音乐石，以小石击之可奏出音色优美的乐曲；十六奇礁，囊括象鼻岩、狮头岩、龙头嘴；岛屿密布，“海上神龟”“大小峡门”迤逦而行。一年一度的观海节和沙滩音乐会，让海洋成为了舞台；渔家的生猛海鲜，有恐龙时代的海生动物；黄杨木雕、彩石镶嵌、瓯绣、金版画与细纹剪纸，展示了苍南人的心灵手巧。

也许是走过了太多的山山水水，经历过了太多的风尘仆仆，最喜欢滨海的风景。在一望无际的海边呆坐，听上古时代的潮声滚滚，看潮汐爬上亿万斯年的崖壁，胸膛盛下大海的回声。海有多广阔，思绪就有多遥远。

沉默中听到远处的钟声，回响在千山万水。没有什么能约束远行者的步伐，心灵释然如沐春风。在苍南，每个人都很真，就像孩子，睁着一双天真的眼睛。有那么多的美好，带给你那么多的快乐。

潮起潮落，仿佛生命的脉搏；涛生涛灭，源自苍凉的远方。海是灵魂的故乡，有生命的躁动与一生的风景。月缺月圆，梦迷梦醒，无数的故事开花结果。

苍南的海湾，青绿山水长卷浓墨重彩的收笔。静静享受并感激你所赐予的一切。在你宽厚朴素的怀抱里，心无须设防。真实的人生其实真的是这样简单。曾经追逐的一切，在凝望大海的那一刻，变得如此淡然。

大家V微语

意趣还是意义

□张炜

●在网络时代，写作和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。人们开始热衷于碎片化阅读，在小小屏幕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。内容芜杂，主要是社会信息的流动。人类的好奇心首先需要得到满足，审美也就放到其次。

●人们愿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信息，虽然大多无关自己。它们作为意趣而不是意义被人接纳。这就占用了大量时间，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文学阅读，而是整个的精神空间、生存空间。

●这种特异时期形成的视觉侵占引起了普遍的忧虑，这不光是文化的忧虑，而是更多方面的担心。一旦深度渗透的数字生活走向了极端化，我们也就失去了深入关注事物的能力和机会，而所有的创造和发现，都离不开这种关怀力和探索力。

●我们不再专心，而审美力是更高一级的，它即将涣散。最可怕的是生命品质的改变，是集体无意识地陷入轻浮和草率，丧失理性思考力。

●这最终引起什么后果，似乎不难预料。可见数字传播引起的改变，已经远远不是阅读本身的事情。同理，也不仅仅是文学本身的事情，它关系到更本质和更久远的未来。

舅舅

□林劲松



舅舅是“二伏”那天晚上去世的。舅舅得心脏病十几年了，一年比一年重，今年几乎就没离开过医院。舅舅的故去尽管有预感，但得到消息时还是觉得突然。

我小时淘气，可舅舅喜欢我，说淘小子有出息。有一次舅舅领我看电影，我还记得是《兵临城下》，看完后在电影院附近的小饭店，舅舅给我买了两个烧饼、一包猪头肉，这是我少年时第一次去饭店吃饭，至今印象深刻。我当兵是舅舅送我上的火车，到部队后舅舅还给我来信，寄过一些马列著作辅导材料，鼓励我好好学习。舅舅的字写得很好，看过舅舅字的部队的首长和战友都赞不绝口。转业后我娶妻生子，舅舅少不了做主忙活。以后年龄渐大，来往渐少，但春节是一定要去拜年的，每到这时，舅舅便拿出珍藏十几年的泸州老窖或者郎酒给我们喝，他尽管已经滴酒不沾，但很高兴地看着我们喝。

这次舅舅住院，我看过他几回，每次都聊很久。聊天的内容多是陈年往事，有时夹杂亲属间的是非恩怨。

舅舅是个极要强的人。他早年在山东老家读过几年书，练得一手好字，但充其量是小学水平。刚来省城时，在技校补习初中，基本上听不懂。他靠着一股蛮劲拼命地学，两年下来，不仅初中课程全部过关，而且成绩全校第一。发毕业证那天，技校校长特意来到家里，把舅舅好个表扬，乐得我爸爸买了啤酒庆祝。多少年以后，舅舅每提起这段历史都十分得意。

一九五八年舅舅到一个大军工厂参加工作，靠着聪明好学、能说能写，很快被调到团委，没几年就当上了团委书记。那时的舅舅年轻有为又英俊潇洒。

舅舅在工厂干到退休。其实舅舅在行政处也挺有权的，管工厂的医院、食堂、招待所，还管职工宿舍，他直到退休也只住个单间。

思念如潮水般涌来，舅舅如今已逝，我们晚辈相信他在天上会一切安好！

文史杂谈

看古代学霸如何炼成

□佚名

在古代，能够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，也是文人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。今天，我们看看“最少年”的白居易、“学霸”苏轼、“最执着”的蒲松龄的那些科考往事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，五岁能作诗，而且后天依然非常用功。刻苦用功的人运气不会太差。据《唐摭言》记载，白居易初到长安时拜访诗人顾况，顾况见了他的名字，就先笑道：“长安百物皆贵，居大不易。”后来看到他写的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又改口说：“有句如此，居天下有甚哉！老夫前言戏之耳。”从此，白居易声名大噪，他的诗在长安城被争相传抄，甚至还远播到新罗和日本，可谓是当时的“畅销诗人”。

在名声的加持之下，白居易的科举之路也比较顺利，他在二十八岁时中第四名进士，而当年全国仅录取了十七名。多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，白居易意气风发地写下“慈恩塔下题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”。而后，他又参加了吏部的考试，名列甲等，从此走上了仕途。

韩愈，被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，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，连大文豪苏轼也是他的忠实“粉丝”，评价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然而，他的应试之路却充满了波折。

韩愈自幼苦学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“鸡鸣而起，孜孜研读”“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”“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”。

然而，这样勤奋的他，从20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，却连续三次都名落孙山。其中一个原因，是他的写作方法不讨主考官的喜欢，譬如第三次考进士，韩愈看了主题灵感一来，没有用骈体，而是用古文体挥笔而就。主考官看了以后，却把试卷放在一边。到了第四次考试，他把去年的文章又重新写上考卷，这次的主考官却觉得很好，于是他终于榜上有名。

在唐代，及第的进士要想做官，还要参加吏部组织的考试。然而，韩愈在吏部考试中又接连失败了三次，只能作诗自叹：“蹉跎鬓遂低，摧折气愈下”。直到34岁那年，他才终于被朝廷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。

苏轼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更是诗

书画样样精通的全能人才。在二十岁那年，苏轼就跟随父亲苏洵和兄弟苏辙离开家乡，千里迢迢进京去赶考。当时任主考官的欧阳修看到苏轼写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可谓是眼前一亮，以为如此好文应该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。由于怕引起旁人风言风语，于是将此文只评为第二。最后拆卷以后，他才发现这是苏轼的作品。

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、杨万里《诚斋诗话》记载，欧阳修对苏轼此篇文章赞叹不已，跟他讨教一个典故的出处，苏轼坦率直言：“何须出处！”欧阳修听后不仅没有懊恼，还十分感慨：“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”此后，苏轼接着参加了北宋更高级别的制科考试，获三等并走入仕途。据统计，两宋三百多年间制科共举行御试二十二次，入等者不过四十余人，而制科入三等者仅有四人，苏轼就是其中之一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“学霸本霸”了。

金圣叹为人诙谐幽默，学问渊博，自称“以吾之才，入学如取芥耳”。现实却是，他曾三次名落孙山，落榜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

有一次试题为“西子来矣”，本意是以西施曲线救国一事来写作文，结果金圣叹提笔写道：“出其东门，西子不来；出其南门，西子不来；出其北门，西子不来；出其西门，西子来乎？西子来乎？”考官批复：“秀才去矣！秀才去矣！”

王应奎在《柳南随笔》中说金圣叹是“每遇岁试，或以俚辞入时文，或于卷尾作小诗，讥刺试官。辄被黜，复更名为泮，如是者数矣”。

虽然总写“零分作文”，但是金圣叹却是当时的“畅销书”作家。他把《庄子》《离骚》《史记》《杜工部集》《水浒传》《西厢记》评为“六大才子书”，做了自己批注的点评版。这些点评版极为畅销，“一时学者，爱读圣叹书，几乎家置一编”。

无论是古代的科举，还是如今的高考，在实现人生梦想的过程中，必然要“仰望星空，脚踏实地”。话又说回来，考试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之一，但不是唯一途径。金榜题名自然得意，纵使名落孙山，也可以从他处寻得人生的意义，活出不一样的精彩。



母亲的花束

□苗德志

书画篆刻家、评论家。沈阳市政协委员、辽宁省科学院美术中心研究员、沈阳师范大学等五所院校客座教授、辽宁省华侨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辽宁省侨联特聘专家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贾敬伟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
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
本报

